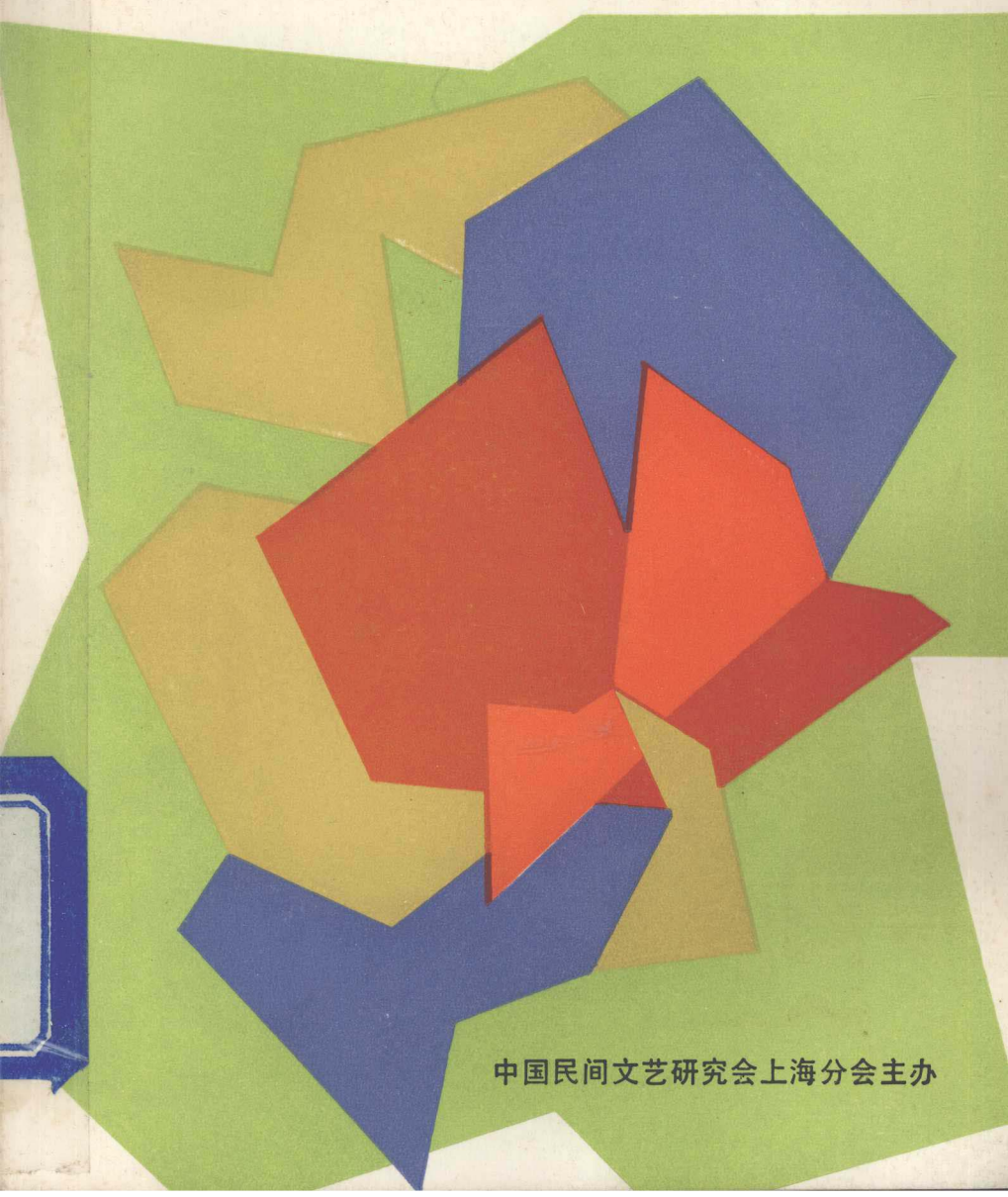


民间文艺季刊



1986 / 3

MINJIAN WENYI JIKAN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主办

大姐说道今朝是姐妹巧遇楼台会，
日后同胞姐妹断了亲。

小妹姑娘笑盈盈，
论啥豪富论啥贫，
小妹姑娘说道当初嗨里李但落难南
洋走①，
皇帝也有草鞋亲。

小妹姑娘笑盈盈，
论啥豪富论啥贫，
小妹姑娘说道当初嗨里朱卖臣落难
荆柴买，
何文秀进京唱道情。

小妹姑娘笑盈盈，
论啥豪富论啥贫，
小妹姑娘说道咄那是同胞合母看娘
面，
千朵桃花一树生。

姐妹双双叙衷情，
各人头上天半分，
大姐说道人人要想凤冠戴，
挑葱卖蒜啥人肯。

姐妹双双叙衷情，
各人头上天半分，
大姐说道奴到洞庭山浪锭子②头上
出白米，
引线头上出黄金。

姐妹团聚在楼头，
各人头上天半分，
一个是凤冠霞帔夫人当，
一个是洞庭山浪住登身。

① 见《唐书》。

② 锭子 纱锭。这两句的意思是
以劳动获得富裕生活。

民间文艺季刊

1986年第三期(总第十一期)

编辑 民间文艺季刊编辑部
(上海巨鹿路675号)

印刷 上海祝桥新华印刷厂

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74号)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1986年8月出版 上海市报刊登记证第372号 定价: 1.50元

民间文艺季刊 一九八六年第三期(总第十一期)

-
- 超自然神秘力量的一个原始象征……………邓启耀(1)
——云南各族神话和造型艺术中蛇的文化背景试析
- 中国上古神话与文化的精神……………谢选骏(24)
- 茅盾在中国现代神话学史中的地位……………张铭远(38)
- 从殷族图腾的演化看原始崇拜的变迁……………龚维英(50)
- 陶唐氏尧浅探……………刘城淮(61)
- 《云中君》祀主新考……………易重廉(70)
- 关于夔的神话……………徐兴无(80)
- 论仙话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罗永麟(91)
-

- 试论鸟的传说……………苑利(112)
- “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的结合……………刘亚湖(126)
——试论山水传说的创作和欣赏的审美特点
- 中国地方风物传说结构试论……………林继富(138)
-

- 海门山歌探源……………梁学平(151)
- 叙事吴歌“私情”初探……………秦耕(160)
- 《挂枝儿》《山歌》浅论……………游友基(171)
-

文史关系浅说 唐振常(184)

人民口头创作的位置 高丙中(190)

——民间文艺学的宏观研究

同音联想在民间文学中的表现 王 仿(198)

漫话歇后语 洪治文(209)

我国都市民俗研究的新课题 乌丙安 陈勤建(223)

傣族“贺新房”习俗探源 贺学君(235)

杭嘉湖蚕乡信仰习俗查考 顾希佳(250)

论表现艺术 [美] 弗朗兹·博厄斯 (269)
金 辉译

有关《庄大姐》的一些情况 上海民间叙事诗采风组(288)

庄大姐 张玉舟唱 王 仿 阮可章 记录(290)
郁耀峰 徐卫其

信息七则

主 编 姜 彬 副主编 王文华
编 委 王文华 王永生 任嘉禾 杨荫深 陈勤建
罗永麟 郑硕人 姜 彬 魏同贤
封面设计 何礼蔚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QUARTERLY

NO. 3, 1986 (Vol. 11)

CONTENTS

-
- A primitive symbol of the super natural mystical power
—trying to analyse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snake being
in the plastic arts of the nationalities in Yunnan province
..... *Deng Qiyao* (1)
- Primitive myths and cultural spirits in China *Xie Xuanjun* (24)
- Maodun's place i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my-
thology *Zhang Mingyuan* (38)
- Analysis of exchange of primitive worship according to the evolu-
tion of the totem of Yin nationality *Gong Weiyang* (50)
- A tentative comment about Taotang shi-Yao *Liu Chenghui* (61)
- Whom «Yunzhong Jun» offers sacrifices to *Yi Chonglian* (70)
- On the myths about kui *Xu Xingwu* (80)
- “Xianhua” and its influence upo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part I)
..... *Luo Yonglin* (91)
-
- On the legends about birds *Yuan Li* (112)
-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art of space and art of time
—on aesthetical characteristics in production and apprecia-
tion of legends about mountains and rivers *Liu Yahu* (126)
- On the structure legends about local sceneries in China
..... *Lin Jifu* (138)
-

Seeking the origin of folksongs of Haimén county

..... *Liang Xueping* (151)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f the epical Wuges about illicit love

..... *Qin Geng* (160)

A brief commentary on «Guazhier» and «Folksongs» ... *You Youji* (171)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 *Tang Zhenchang* (184)

The place occupied by oral creation of people

——the macroscopic research in folklore..... *Gao Bingshong* (190)

The expressions of homophonic association in folk literature

..... *Wang Fang* (198)

A talk on "Xiehouyu"..... *Hong Zhiwen* (209)

The new problems of metropolitan folklore study in China

..... *Wu Bing'an Chen Qinjian* (223)

Seeking the origin of the custom about congratulating for a new

house among Dai nationality..... *He Xuejun* (235)

Examination of customs about belief in the silkworm-raisers' vil-

lages of Hangzhou, Jiaying and Huzhou..... *Gu Xijia* (250)

On the expressionist art

..... *Franz Boas (U. S. A.) translated by Jin Hui* (269)

Some informations about «Zhuang Dajie»

..... *the Group collecting folk epic in Shanghai* (288)

«Zhuang Dajie»..... (290)

**PUBLISHED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NO. 74 SHAOXING ROAD, SHANGHAI, P. R. CHINA**

超自然神秘力量的一个原始象征

——云南各族神话和造型艺术中蛇的文化背景试析

邓启耀

在远古人类心目中或原始艺术里，蛇，如同那些饕餮、鸱鸢、巫蛊、人面兽身等怪物一样，是个经常出现的、带着神秘信息的形象。它装饰着陶器和青铜器，为它们提供了许多“有意味的形式”；它在不少关于“创世”的神话里，点拨了人类，使他们（如亚当夏娃）从混沌的无知“乐园”中醒悟过来。在希腊神话里，它是恐怖力量的化身，它勒死敢于窥破神意的巫师拉奥孔，它化为戈尔工女妖的头发，使见者皆变为石头。而在东方神话里，它又成了另一种神秘力量的象征：中国神话中造人的始祖母女媧及伏羲、帝俊等各方神祇多“蛇身”或“珥蛇”；偌大的一个中华族群，竟把它当做自己的部落联合旗帜的主要崇拜躯干。古印度有蟒蛇崇拜^①。古埃及法老或女王造像的头上伸有一蛇。阿拉伯不少地方的民族在举行宗教活动时，多举蛇帜。日本虾夷人有崇拜鹭蛇及禁食它们的习俗^②。台湾派宛族有拜蛇习俗。苗、越、楚、“荆蛮”、“西南夷”等古族纹身好绘龙蛇，并有传沿至今的赛龙舟、耍龙、祭龙等活动。在云南一些民族的神话里，蛇更常常充当着各种自然神和文化神的角色……总之，现代人看来荒诞、丑陋的形象，在古代民族那儿却有相当

^① B. C. Sinha 《古印度的蟒蛇崇拜》。

^② 岑家梧《图腾艺术史》。

的文化内涵。作为原始时代一个观念化了的象征符号，它虽已凝固老化，但还是或多或少会透露一些原始精神的隐秘信息，反射着一定的历史和民俗的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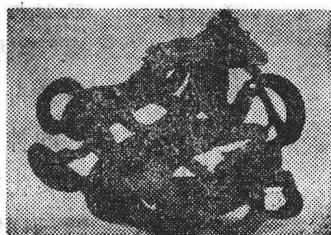
下面只就一个层次做点探测，主要以云南各少数民族原始味较浓的创世神话、传说和史诗中出现的蛇为例。同时，也用一点有关的造型艺术(如崖画、青铜器^①等)做参照。

从自然形象到文化形象——形与神

我们注意到，在云南许多神话传说中，蛇的出现常是很关键的(详见后)。在青铜制品里，蛇的出现也很频繁，不论什么场合总有它的形象。如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青铜扣饰，反映了制作者对蛇的浓厚兴趣：二人猎野猪，有蛇缠咬人和猪，骑手捕鹿，蛇或咬住鹿尾，或咬住马腿；四人搏虎，蛇绕脚下；禽兽相斗，多有蛇盘；人犬猎鹿，蛇也要在纷沓的腿中出现；甚至表现战争、祭祀、歌舞、剥牛等的青铜器，均有蛇的介入[图一图二]……当然，从造型上看，这蛇的安排对统一构图和增强动感效果不错。但远古艺术往往是多功能的。在对事物的表述上，原始思维多用象征的和直觉领悟的办法，以形喻神，以此言彼，用已知的具体事物暗示未知的和较抽象的观念，并在思维中将客观的直观摹写与主观的



图一



图二

^① 文物出版社的《青铜器小辞典》指出：“人类社会进入青铜时代；有的地区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有的地区是奴隶制社会。”云南现存青铜器虽属较晚的作品(约在公元前几百年之间)，但它们保持有较多的原始特质。

投射幻化溶混在一起。所现之“象”，是自然形象，更是文化形象或心理形象（意象、幻象、梦象或灵象等）。

蛇，便是以它特异的形象，游曳于“形”与“神”、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之中，浓缩了大量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始内容，超越了一般自然形象，成为远古文化习俗等的一个神秘载体并在原始的心理中留下深深的嗜痕。

从外形上看，蛇有诡秘的眼，谜样的身、舌和牙，斑斓炫目的花纹。在习性上，它来去不定，倏忽无踪，无脚而能窜突，无翼而能腾越。它能出没丛莽，亦可游于江汉。有时，它们成群结队出现，似乎预示着什么重大变故（如天灾、地震等）；有时，它又深居洞穴，“死”而不僵。忽又蜕变、复生，仿佛到彼世走了一趟。认识力低下的人们不由自主便将它夸大、变形、神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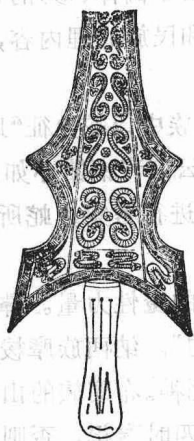
云南神话和造型艺术中的蛇，正是由于寓体（形）的奇异怪诞，在不知不觉中沉积了复杂的历史、民俗和民族心理内容，反射着原始文化的神秘之光（神）。

冯汉骥曾经指出，在古代和原始民族中以蛇象征“地”“蕃殖力”“女性”或“阴司”等等，是常见的^①。云南青铜器亦如此。不过，如果结合神话、宗教、民俗及原始思维等进行考察，蛇所包含的意义可能还不止这些。

首先，蛇可能显示着一种产生恐惧的魔性力量。彝族创世神话说，洪荒时代，“蛇有田梗粗，是吃人的”。纳西族摩梭人神话将蛇龙等水神视为泛滥洪水、传播灾病的恶神。布朗族的山林神“雅”亦为蛇龙化身，它吃野兽和人，人们必须四时奉祀，否则它便降灾祸于人。汉、藏、白、傣、佤、拉祜等民族都有恶蛇（或龙王）害人的神话传说。在原始观念中，蛇的杀人又最不易理解：轻轻一噬，肉身尚在，“魂”已失去，如同有魔力一样。我国南方甚至盛行一种渊

^① 见《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

源久远的黑巫术,称为“巫蛊”。据说用蛇和其它毒虫作原料,由巫方注入魔力后,变成有形或无形的东西(蛊),专吃人的精魂。民间亦有许多相应的“送蛊”“防蛊”“躲蛊”“治蛊”习俗。蛇之被赋予一些变化莫测的神秘属性,是因为在原始思维中,想象幻化的因素常常渗入或改变通过直观摹写获得的知识,在自然寓体中寄托非自然的内容。蛇之害人,有它的自然原因(如毒液),但更被原始民族注意的可能是某种超自然神秘力量的注入。所以,在不少民族中,蛇咬死了人,人们追究的不一定是蛇,而主要是被指控为施法于死者的人或神灵^①。模拟者自然也就具有了相应的功能。这就是在不少民族中“黑巫术”盛行的原因。晋宁、姚安、永胜、宁蒗、楚雄等地出土的青铜武器(矛、剑、斧),上面的蛇纹、蛇柄[图三图四],或许也部分地反映了这种观念。



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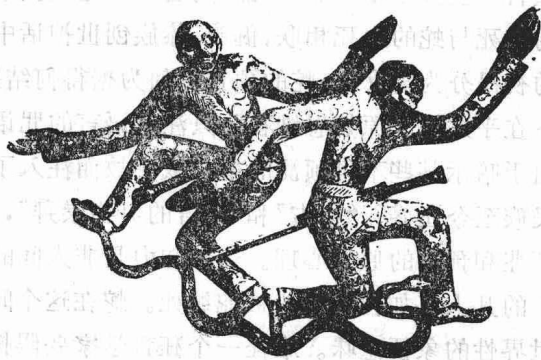


图四

其次,蛇可能显示着一种无定而又无所不在的意志力。人被蛇

^① 如托列斯海峡等地的土著民族,就认为人被蛇咬是巫术作用的结果。他们有权向被怀疑为施了魔术的人发动攻击,理由仅仅是死者“没有流血”等等。

咬,有死的,也有不死的(有毒或无毒),似乎要看其“意志”,这便加重了一种命运无法控制的宿命气氛。在原始观念中,最具神秘力量的,莫过于超然地统治着的“命运”了。而蛇那难于捉摸的行为,正象命运一样紧紧缠住无知茫然的心灵。独龙族神话说:洪水滔天时,兄妹俩逃到一座叫卡瓦卡普的高山上,同逃上山的还有两条蛇。兄妹俩见了,要把蛇打死。蛇说:“你俩如果打死了我们,你俩也不得活;如果你俩不打死我们,你俩就能活下去。”所以他们就没敢把蛇打死。人的命运与蛇如此非逻辑地紧联在一起,愈发加重了蛇在“命运”这问题上的神秘感。在云南青铜器中,蛇的形象出现相当频繁:著名的“杀人祭祀盖贮贝器”中柱上,缠有二蛇;“掠获铜扣饰”上被掠猎的人头和牛羊皆缠有蛇;“双人舞铜饰牌”的舞者(也许是巫师之舞)脚下,有蛇咬住一人的裤腿[图五];其它许多青铜器上亦有人或兽与蛇相缠的图像……这些无处不在的蛇是否代表了一种时时都要插手的超级力量?这力量也许来自遥远的始祖,也许来自交感的灵物,也许来自某种巫术咒语的目的或超自然的神意使者,总之是来自冥冥,那里有一个神秘的意志所在。战争、生产、祭祀、歌舞以及人类生存的命运,似乎无不与此有关。而这所谓“神秘意志”,原始民族当然不知道就是自己心理无意识的



图五

投射和幻化。他们习惯于把主观投射和想象幻化的经验（如梦的经验、病呓或巫术的经验等）置于一个看不见但有所感的力量的世界或无法控制的命运（规律）之中，在认识力低下的人们看来，那里呈现着一种神秘的意志力，一种超自然、超人间的权威神力。

再者，蛇可能显示着一种玄妙的预知力。无知而渴望知，原始的解决办法即是用想象幻化之物来托附这个幻想的功利需要。而蛇，在世界许多神话里多为“先知”的象征（如《创世记》中伊甸园的蛇）。天地异常，蛇最敏感。地震天灾到来之前蛇多有反常行为，原始民族见而诧之，以为是蛇带来的灾祸，便将这些灾祸与蛇联系在一起。《山海经》《五藏山经》和一些上古易卦卜辞中，多以蛇的出现兆大旱和大水。“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见则其国大旱”，“螭虺，其状如黄蛇，鱼翼，出入有光，见则其邑大旱”等。动物反常而天地有异变，出自动物特殊感觉，却又要同时凭空添上心造的幻象，将其改造为有足、翼或多头多身的怪蛇。以异物所显之殊象来探测天意吉凶，是古代“物占巫术”的常见方式。布朗族崇拜的最大的鬼神是个叫“苦拉”的水鬼。这是一个人首蛇身的怪物，每当下大雨、涨大水或者山崩地塌时就出来，人见了立刻会死。布朗族对它极为畏惧，忌讳很多。独龙族、佤族、傣族神话中的蛇，还能先知般地启示或预言一些关于生殖和生死的问题（独龙族洪水神话中的蛇预言人的生死与蛇的生死相联，佤族、傣族创世神话中的蛇促使性别不分的初民分为男女）。蛇的预言以何为据得何结果呢？这类神话似乎不在乎这些。原始思维在此只注意语言的咒语或预言的性质，它由于暗示某些不可预测的事物或变故而注入了奇异的神力。不少民族至今还盛行“物占”和“语言的灵物崇拜”，就反映了那种害怕预兆和预言的原始心理。这预知力是非人间的力量。窥破“天机”的凡人将如拉奥孔般被蛇缠死。蛇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倒有点世界性的象征意味。难怪一个狂哲学家要假托先知的口气，发出一通玄妙的臆语：“牧人是谁？蛇竟那样爬进他的咽喉？

将来一切最沉重最乌黑的东西又会爬进谁的咽喉？”^①这是曾笼罩在人类心中的一个多么阴郁的谜啊！

至于蛇所显示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灵性力量，已有大量资料可供证明。古苗、越、风姓的伏羲氏、与夏同姓的褒国以及黄帝、共工、祝融等族都有蛇龙之谓^②。云南耿马大芒光崖画画面正中上部画了一条昂头腾越的有须巨蛇，画面中部有一飞翔的羽人，下面是人物牲畜等[图六]。飞翔的羽人可能是通达天地(或图腾、神灵与人们的联系)的巫师。从画面看，可能象征着某种图腾崇拜或巫术行为。古哀牢夷和傣、怒等民族皆有纹龙蛇之俗。身纹龙蛇，在古代民族中，或为种族或部落的标志，或为一种表示永远失信于图腾的成年仪式。怒、彝、白等族在他们的神话或族谱里，都直言不讳地说明自己是蛇的子孙。流传很广的蛇郎神话说远古时蛇变成小伙子与砍柴女结合；怒族《射太阳月亮》神话中的兄妹婚后生子仍无法婚配，只好跟会说话的蛇、鱼等结合；哀牢夷《九隆神话》及傣族古叙事长诗等，都有妇女在江中触一沉木(后化为龙蛇)感而孕成为某族祖先的说法。这当然是氏族外婚或群婚等原始婚俗的




① 尼采《查拉图斯如是说》。

② 闻一多《伏羲考》等。

折光反映,但在原始民族的意识中,不仅“相信人们的某一血缘联合体和动物的某种类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而且“在很多场合下愿意承认动物高人一等”^①。

另外,蛇还以显示奇特的感应(物我同一,人兽交感)、神圣的功能(作为巫术、祭祀符号)、微妙的暗示(如梦和占梦术、物占、咒



语)等愈见神妙。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干栏或房屋铜模型(又说是祭坛),屋门前竖一高出屋檐的长牌,牌上盘蜒一蛇,似为某种崇拜和祭祀符号[图七]。景颇族在举行建墓仪式时,在墓地上搭设二至三丈高的尖塔形草棚,竖立人头、鸟、蛇等木雕及一些生活生产用具。鸟蛇之类,与其说是为了让它们装饰墓地,不如说是为了让它们象征性地履行某种神秘的职能。在图腾社会或原始家族里,这种职能是双重的。对外,它起威慑镇吓敌对自然或社会力量的作用;对内,它则是寄托本氏族某种神秘观念的象征符号,不仅行使某些祭祀礼仪的职能,而且也是联系氏族的重要纽带,它是“内外有别”的。

图七

总之,原始民族所理解的世界是自然和超自然力量的合一体,所表达的世界亦常常是直观摹写和想象幻化的混合物。而蛇在云南古代少数民族中,因其“形”而传其“神”,因其“象”而寓其“意”,生动地象征着那似乎可感而又不可知的超自然神秘力量,将那存在于原始民族心中朦胧的精神内涵借一朦胧的寓体释放、“显象”出来。在那里,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常常混杂,可见的“形”(物象)和幻想的“神”(幻象)互相拼合。它反映了原始民族在认识力较低的情况下,主动然而主观(因其常常将想象幻化的经验投射渗入到对世界直观摹写的经验中)地对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三)。

世界的把握，体现了人类能动然而幼稚的思维能力。他们是在借一般自然形象来负载特定的原始观念的信息，用一种笨拙的、象征的方式，去努力理解和传达他们所感知到的自然规律和社会关系。

从外观到内观——生与死

何为原因？何为梵？

我们从何而生？

靠何生存？靠何立身？

印度古老经典《白骡奥义》以沉穆的自问，表达了一种无法理解我们来去生死之谜的困恼。这古老的命题，犹如睁眼看见的梦境，充满了对生命现象的窘惑。“心”身互感，灵肉合一的人，作为一种特殊生化的有机体，在原始民族的意识中充满了奇异之光。这神秘的“造化”，一旦牵动了原始人类对自身的好奇的反思和引起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类便开始了精神进化的又一光辉阶段。

据发生认识论研究，自我意识是人类意识的本质特征，这是一种区分内部事件与外部事件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通过分析他人而分出自己，通过分析自己活动的结果而产生自我意识，通过自我观察而产生自我意识^①。当人类从观照外界自然转向观照自身，必然注意到生命现象的奥秘，渴望寻求自身来去的因果。对生死问题的注视，是人从外观向内观的具体而重要的一步。它使人从自身的关系中，去看那超越了一般外观的、属于过去或未来的世界。它不仅意味着人已从一般的动物意识中醒来，进入更高级的悟性的领域，从思维科学的角度看，也标志着人类智力进化的一个新的阶段。

① B·B·彼果斯洛夫斯基《普通心理学》。

当然，这是以一种原始的方式进行的。独龙族创世神话讲到人们“第一次面临死人的事”时，不知如何是好，“所有的人都惊愕了，聚在一起商量说：‘这个人应该再活回来。’四脚蛇跑来了，它告诉人们：‘人死了应该用土埋。’”祥云大波那出土的纪元前铜棺刻板上，刻有这类怪异的爬虫类动物。景颇族墓地也有插蛇雕之俗。如果说，山顶洞人在尸体旁撒红粉包含着“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意义”^①，那么，云南少数民族在“第一次面临死人的事”时，也不由自主用一些神秘象征符号或物象来与“死”的观念相联系了。这种观念性的想象和理解，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美国科学家卡尔·萨根在一本关于人类智力进化推测的书中写道：“伴随着前额进化而产生的预知术的最原始结论之一就是意识到死亡。人大概是世界上唯一能清楚知晓自己必定灭亡的生物。葬礼中包括同死者一起埋葬的食物和人工制品，至少可追溯到尼安德特人远亲时代。这使人联想到不仅普遍知道死亡，而且也发展了供奉死者的仪式。这并不意味着在……新皮质的惊人增长之前，死亡不存在。这只能说直到那时还没有注意到死亡将是命中注定的事。”^②换言之，独龙族创世神话中人们“第一次面临死人的事”时，并不是说这之前他们没有死亡，而是没有意识到死亡。当人类从“不死”的原始蒙昧中醒来，初步懂得了“死”，“惊愕”、并因之惘然、痛苦、追忆、沉思，进而用人类童年时代所可能有的不成熟方式(语言的或仪式的——如神话、咒语、巫术、祭祀等)，将那朦胧的观念外化在一些物质对象(红粉、蛇等等)上，将想象对象化。这正是人类精神进化和自我意识觉醒的重大转机。有人分析原始人的埋葬现象时指出：这意味着一种原始的“推理”过程：“死亡降临于他，也将降临于我。我现在对他深表敬意，这样，我死之后，也可以享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

② 卡尔·萨根《伊甸园的飞龙——人类智力进化推测》。

受到同样的待遇。”^①原始人对同伴的埋葬反映着他对自己的认识，他把自己与群体区分开来了。所以，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原始宗教的起源应该到人对死亡的态度、人对复活的希望及人对伦理上的神道的信仰中去寻找^②。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作为原始民族重要文化现象、并产生着种种精神产品的那纷繁如云的丧葬活动的民俗学和人类学意义了。

似乎是巧合，在这重要催化过程中，人们好象总忘不了蛇。人类“始祖”被逐出不生不死的蒙昧乐园，惊醒了所谓“永生”（实为不懂得死）的迷梦，是蛇来启的蒙；伊甸园神话是这样，独龙族等民族的神话也是这样。蛇，为什么老爱伴随在原始心理中呢？

相对于“死”，原始民族对“生”怎么看？云南不少民族也盛行女娲神话，她“人面蛇身”、“抟黄土作人”，蛇本身也象征繁衍万物的土地，蛇与人之生似有“亲缘”关系，始祖母女娲即为人蛇同体。不仅这样，她还制笙（有人认为是“生”的谐音）以祝生的兴旺。云南青铜器中一件直管葫芦笙上，铸有相交之蛇，似乎是在与同样象征母体的葫芦，共同为“生”大鸣颂音〔图八〕。佤族创世神话则直接把人和万物的“生”与大蛇联系起来，认为人和万物都是大蛇吐出的。人类生命直接从不可测度的蛇嘴里出来，自然更多一些意味。拉祜族史诗《牡帕密帕》中的刺腊拉棘树倒了，“树根变成蟒蛇，蟒蛇翻九下，变成九条大河”。前举怒族《蛇变人》《射太阳月亮》神话，哀牢夷《九隆》神话等，认为这类爬虫与人有血缘关系。这些神话，是原始思维将自然与超自然力量互相融合的观念产物。自然万物与人交感，各种生命同源同种，这种物我同一的思维方式，是众多交感巫术和感生神话产生的心理基础。澳洲一土著民族在



图八

① 转引自《试用比较法研究意识起源过程》（《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1）。

② 引自W·C·丹皮尔《科学史》。